

續仙傳序

朝請郎前行灤水縣令沈汾撰

古今神仙舉世知之然飛騰隱化俗稀可覩仙賢有言人間得仙之人猶千不得聞其一況史書不長神仙之事故多不傳於世詳其史意以君臣父子理亂忠孝之道激勵終古也若敦尚虛無自然之迹則人無所拘制矣史記言三神山在海中仙人居金銀宮闕不死之藥生其上人有欲近山者則風引船而去終莫能到斯亦激勵拘制之意也大哉神仙之事靈異罕測初之修也守一鍊氣拘謹法度孜孜辛勤恐失於

纖微及其成也千變萬化混於人間或藏山林或遊
城市其飛昇者多往海上諸山積功已高便爲仙官
卑者猶爲仙民十洲間動有仙家數十萬耕植芝田
課計頃畝如種稻焉是有仙官分理仙民及人間仙
凡也其隱化者如蟬畱皮換骨保氣固形於巖洞然
後飛昇成於真仙信非虛矣汾生而慕道尤愧積習
自幼及長凡接高尚所說兼復積年之間聞見皆銘
於心又以國史不書事散于野矧當中和年兵火之
後墳籍猶缺詎有秉筆紀而述作處世斯久人漸稀
傳惜哉他時寂無遺聲今故編錄其事分爲三卷冀
資好事君子學道之人談柄用顯真仙者哉朝請郎

前行漂水縣令兼察御史賜緋魚袋沈汾撰

續仙傳序 終

續仙傳目錄

卷上

玄真子

朱孺子

侯道華

鄔通微

金可記

賀自真

鄠去奢

△ 裴玄靜

藍采和

宜君王老

馬自然

許碯

宋玄白

△ 賣藥翁

△ 謝自然

△ 戚逍遙

卷中

孫思邈

許宣平

劉瞻

△李珣

△李昇

△徐鈞者

卷下

司馬承禎

閻丘方遠

殷文祥

杜昇

張果

劉商

羅萬象

△王可交

△葉千韶

△錢朗

△曹德休

聶師道

譚峭

羊愔

續仙傳卷上

飛昇一十六人

內女真三人

玄真子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進士
 擢第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卧雪不冷入水
 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國公顏真卿與之友善
 真卿為湖州刺史日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
 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
 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
 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餘首遞相誇賞而

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夾詞須臾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象奇絕蹤跡古今無比而真卿與諸客傳翫款伏不已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爲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嘯詠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異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猶有傳寶其畫在於人間者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銖黑木腰帶濶三寸餘一脚着靴一脚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

卧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間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靴言曰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椿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差我歌極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測但將錢與之以長繩穿拖地行或散失亦不迴顧或見貧人却與之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爲兒童時至及班白見之顏狀如故後踏歌濠梁間於酒樓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

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其靴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幼而師事道士王元正居大

若巖巖即陶隱居修真誥於此亦謂之真誥巖巖之西有陶山存焉勤苦事於元正

深慕仙道常登山嶺採黃精服餌歷十餘年一日就

溪濯蔬忽見岸側有二花犬相趣孺子異之乃尋逐

入苟杞叢下歸語元正訝之遂與孺子俱往伺之復

見二犬戲躍逼之又入苟杞下元正與孺子共尋掘

乃得二苟杞根形狀如花犬堅若石洗濯藥歸煮之

而孺子益著火三晝夜不離竈側試嘗其汁味最

甘美喫不已及見根爛以告元正來共取食之俄頃

孺子忽然飛昇在峰上元正驚異久之孺子謝別元

正昇雲而去至今俗呼其峰為童子峰元正後餌其

根盡不知其年壽亦隱於巖之西陶山有採樵者時

或見之

宜君王老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居于村墅野頗好道務行陰德

為善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旦有縊縷老道士造其門

王老與妻俱延禮之居月餘間日與王老言談杯酌

甚相歡洽俄忽患遍身惡瘡王老乃求醫藥看瘡益

加勤切而瘡日甚一日迨將逾年道士謂王老曰此
瘡不煩以凡藥治療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王
老爲之精潔釀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甕盛酒吾自加
藥寢之遂入甕三日方出鬚髮俱黑顏復少年肌若
凝脂王老合家視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
能令人飛上天王老信之初甕酒五斛餘及窺存三
二升耳清泠香美異於常醪其時方持麥王老與妻
子并持麥人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可上天否王
老曰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綠雲如蒸屋舍草
樹全家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
人共觀望驚歎惟貓鼠棄而不去風定其傭力持麥
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生宜君縣西
三十里有昇仙村在焉

侯道華

侯道華自言峨嵋山來泊於河中永樂觀中風狂衆
道士皆輕易之而道華能斤斧觀舍有所損悉自修
葺冬危歷險人所難及處皆到又爲事賤劣有客到
不問道俗凡庶悉爲提汲湯水濯足浣衣又陶溷灌
園辛苦備歷以資於衆衆益賤之驅叱比於傭隸而
道華愈欣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

口衆或問之要此何爲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咸大笑之經十餘年殿梁上忽有異光人每見之相傳言開元中劉天師嘗鍊丹成試犬死人不敢服藏之於殿梁皆謂爲妄言忽暴風雨殿微損道華乃登梁復見光於梁上陷中鑿起木得一合三重內小金合中有丹遂吞之擲下其合吞丹遽無變動謂之虛誑忽一日入市醉歸及觀前素有松樹偃蓋甚爲勝景乃著木屐上樹悉斫去松枝衆道士屢止之不可但斫曰他日礙我上昇衆人常謂風狂怒之且甚適永樂縣官入觀見斫松深訝之衆具白於縣官縣官於是責辱之道華亦欣然後七日道華晨起沐浴裝飾焚香曰我當有仙使來迎但望空拜不已衆猶未信須臾人言觀前松上有雲鶴盤旋簫笙響亮道華忽飛在松頂坐久之衆甚驚忙永樂縣官吏道俗奔馳瞻禮其責辱道華縣官叩磕流血道華揮手以謝道俗我授玉皇詔授仙臺郎知上清宮善信院今去矣俄頃雲中仙衆作樂幡幢隱隱凌空而去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縣人也世爲縣之小吏而湘獨好經史文學乃隨道士天下遍遊後歸江南而嘗

醉於湖州墮雪溪經日而出衣不溼坐於水上而來
言適爲項羽相召飲酒欲醉方返溪濱觀者如堵酒
氣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
及出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良久指柳樹令隨溪
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適值馬植出相
在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延湘甚異之植問
道兄幸同姓欲爲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
望植曰扶風湘戲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馬風牛但且
相知無徵同姓意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然植畱
之郡齋益異之或飲會次相請見小術乃於席上以

瓷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皆稱
香美異於常瓜又於徧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
多少擲之皆稱銅錢撮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
收取者須臾復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符令
人貼於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羣而來走就符
下俯伏湘乃呼鼠有大者近堦前湘曰汝天生微物
天與粒食何得穿穴屋室晝夜擾於相公且以慈憫
爲心未能盡殺汝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迴羣鼠前
皆若叩磕謝罪遂作羣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
內鼠便絕迹後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百方齋

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略無揖者但資以飯湘不食促知微延叟速食而去僧齋未畢及出門又促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遽應此有三人外面極喜請於主人願見道士及入乃二僧但禮拜哀鳴衆僧不識道者昨失迎奉致貽責怒二百僧到今下床不得某二僧主事不坐所以特來固乞捨之湘唯睡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僧愈哀乞湘乃曰此後無以輕慢爲意迴去入門坐僧必能下床僧迴果如其言湘翌日

又南行時方春見一家好菘菜求之不得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筆知微遂言求菜見阻誠無訟理況在道門詎宜勉之湘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戲耳於是延叟捧紙筆湘畫一白鷺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趨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獾子走趨捉白鷺共踐其菜碎盡不已其主見道士戲笑曾求菜致此慮復爲他術遂哀求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於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懷中視菜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長溪縣界夜投旅店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曰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卽相容已逼日

暮知微延叟切於宿止湘曰汝但於俗旅中睡我坐
可到明衆皆睡湘躍身梁上以一脚挂梁倒懸適主
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立何難
俄又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知微延叟入家內
淨處方出及旦主人畱連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
數里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迴永康縣東天寶觀安
泊觀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餘年卽化爲
石自後松果化爲石忽大風雷震石列側作數截楊
發自廣州節度責授婺州刺史發性尚奇異乃徒兩
截就郡齋兩截致之龍興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徑
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存焉或人有告疾者湘
無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取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
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其患脚膝腰背馳曲
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杖打之令放拄杖應手便伸展
時有以財帛與湘者再三阻讓不得遂卽畱之復散
與貧人所遊行之處或宮觀洞巖多題詩句其登秦
望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畱歷數變人心九天
日月移朝暮萬里山河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徼雨
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
後歸故鄉省兄適兄遠出嫂姪喜歸湘告曰我與兄

共此宅歸來要分此地我唯愛東園耳嫂姪異之小
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見面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
不忍如此駐畱三日嫂姪訝不食但飲酒而已待兄
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兄問妻子其故具以實對
兄感慟乃曰我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
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斂其夕棺錮然有聲一家驚
異乃窆於園中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劔州梓
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於東川謂人曰湘新
羽化於浙西今又爲玉皇所詔於此日上昇以其事
奏之帝遂勅浙西道杭州覆之發塚視棺果一竹杖
而已

鄔通微

鄔通微不知何許人爲道士神氣清爽靜坐默之或
吟或醉多遊於洪州名山人見之多年忽十數年不
見則顏狀益少於當時如此識者不測耳其服鍊丹
藥遊行無定後於酒樓乘醉飛昇而去

許碯

許碯自稱高陽人也少爲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
王屋山周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從我崑山經兩京復
自荆襄汴宋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

霍桐羅浮無不徧歷到處皆石崖屋壁人不及處題
云許碛自峨嵋山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者矣莫不
歎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江間嘗醉吟
曰閨苑花前是醉鄉掀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
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好事者或詰之曰我天仙也
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爲風狂後當
春景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家樓醉歌昇雲飛去

金可記

金可記新羅人也賓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
或服氣鍊形自以爲藥博學強記屬文清麗美姿容

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俄擢第進居終南山子午

谷中懷隱逸之趣手植奇花異果極多嘗焚香靜坐

若有思念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

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却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

所求無阻者精勤爲事人不可諧也大中十一年十

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爲英文臺侍郎明年二

月二十五日當上昇時宣宗極以爲異遣中使徵入

內固辭不就又求見玉皇詔辭以爲別仙所掌不畱

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二人專看

侍然可記獨居靜室宮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聞室

內常有人談笑聲中使竊窺之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二月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唳鶴白鵠簫笙金石羽蓋瓊輪幡幢滿空仙仗極衆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隘山谷莫不瞻禮嘆異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爲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端美肥白言談秀麗人見皆愛之有道術夏則衣綿冬則單衣卧雪中去身一丈餘周匝氣出如蒸而雪不凝又指燈卽滅指人若隙風所吹颼颼然指庭間

草木颼颼而動多遊名山自茅山出潤州希玄觀後遊括蒼仙都辟穀養氣然嗜酒或食菘肉必五斤以蒜齏一盆手撮肉畢卽飲酒二盃用一白梅人有求得一片蒜食之者言不作蒜味有如異香終日在齒舌間香不歇人間得蒜食者頗多而畢身無病壽皆八九十玄白到處住則以金帛求置二三美妾行則捨之人皆以爲得補腦還元之術又遊越州遇大旱方曝尪樂龍以祈雨涉旬亢陽愈甚玄白見之以爲凡所降雨須俟天命非上奏無以致之於是止於玄真觀焚香上祝經夕大雨澍告足越人極神異之復

南遊到信州又逢大旱祈禱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
州乃請之遽作術飛釘城隍神雙目刺史韋德璘怪
其貯婦女復釘城隍此妖狂也將加責辱健步輩欲
自之手脚皆不能動悉仆倒柳杖亦自摧折玄白笑
謂德璘曰使君不悟劉根欲見誅罰祖彌耶德璘方
懼祈禱須臾致雨禮而遣之其靈術屢施不可備錄
後之撫州南城縣白日上昇而去

賀自真

賀自真莫究其來也爲道士居嵩山有文學爲事高
古常焚修精勤年少人亦不知其甲子然道俗相傳

見之多年矣皆不甚爲異一日雲鶴滿空聲樂清響
自真忽飛昇而去時有處士陳陶在東都見洛城人
觀望瞻禮驚歎不已遂爲詩曰子晉鸞飛古洛川金
桃再熟賀郎仙三清樂奏嵩丘下五色雲屯御苑前
朱頂舞佞迎絳節青鬟歌對駐香聯誰能白晝相悲
哭太極光陰一萬年

賣藥翁

賣藥翁不知其姓名人或詰之稱祇此是真姓名也
有自童稚見之迨于暮齒復見其顏狀不改常提一
大葫蘆賣藥人告疾苦求藥得錢不得錢悉與之無

阻藥皆稱神效或無疾戲而求藥者得必失之由是
人不敢妄求藥敬之如神明常醉於城市間得錢亦
與貧人或戲問之有大還丹賣否曰有一粒一千員
錢人皆笑之以爲風狂多於城市笑罵人曰有錢不
買藥喫盡作土饅頭去人莫曉其意益笑之後於長
安賣藥抖擻葫蘆已空內只有一丸出極大有光明
安在掌中謂人曰百年人間賣藥過却億兆人無一
人肯把錢買藥喫深可哀哉今須自喫却藥纔入口
足下五色雲生風起飄飄飛騰而去

鄮去奢

鄮去奢衢州龍丘人也家於九峰山下少入道遊學
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便居處州松陽縣安和觀
卽葉靜能故鄉學道之所而觀北五里有茅山高五
十餘丈相傳云漢張天師及葉靜能皆居此山修道
去奢慕前事登其山遂結菴以居後觀中道士相率
山下居人爲之構屋及造堂宇設老君寫張天師像
及葉靜能真景朝夕焚修朝禮山東南有一方石濶
二丈餘平若砥蓋天生也去奢常坐其上拱默靜想
一旦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斬邪劍二口并瓶盛
丹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神人曰此石天設非

人力可加自惟荒謬守真而已託以山棲獲安久蒙靈祐劍之與丹詎敢輒取神人曰但勤修無怠劍丹

自可立致後三年神人遂以劍丹送於去奢劍乃張天師七

星劍丹以石匣藏一瓶盛之傾藥得斗餘如麻時麗子紅色光明去奢自服及施人有疾者皆愈

水縣人華造承中和年荒亂之後擁土人據巖險浙東

帥具以上朝廷議欲息兵授造以爲刺史而造兇險聞去奢得丹劍而囚

鏢去奢於空屋中時方盛暑一月不與飲食造謂去

奢已斃矣及開屋見神色儼然顏狀光白愈於來時

造極驚異却送去奢歸山劍丹畱之一夜風雷飛鳴

失所去奢聞神仙告却歸石下爾後去奢居山十五

年每言常見龍虎異鳥行於庭際安和觀道士多寄

山頂燒奏見龍虎鳥跡咸驚異去奢不食多年他人

忽穢觸其山春冬則猛獸來驚夏秋則毒蛇所螫去

奢又言每見雷雨在山半龍行雨及雷公電母鬼神

甚衆或到此山相見甚有禮焉又寄宿道士夜皆聞

去奢居靜室內到曉與人談話竊窺之乃聞異香滿

山及環珮聲去奢儼坐有戴遠遊冠絳服螺髻垂髮

碧綃衣男女四人對坐侍從皆玉童玉女光明照身

復有神人遠遊於側而道士皆不敢驚且歸觀中傳

說以爲異耳却後十五年去奢告道士曰恐當離此

山去不長相見也他日忽有綵雲鸞鶴聲樂滿空徘徊山頂復有輿輶幢幡靈官駕龍鹿皆五色亦騎鸞鳳迎去奢上昇而去山下道俗觀望甚衆後野火焚其屋舍而靈跡尚存今有道士醮祭焉

謝自然

謝自然蜀華陽女真也幼而入道其師以黃老仙經示之一覽皆如舊讀再覽誦之不忘及長神情清爽言談迥高好琴阮善筆札能屬文常鄙卓文君之爲人每焚修瞻禱王母麻姑慕南嶽魏夫人之節操及年四十出遠遊往青城大面峽唱三十六靖廬二十

四治

直利切

尋離蜀歷京洛抵江淮凡有名山洞府靈

跡之所無不辛勤歷覽後聞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居玉霄峰有道孤高遂詣焉師事承禎三年別居山野但日採樵爲承禎執爨而歸又持香果專切問道承禎訝其堅苦曰我無道德何以勝此然爾竟何所欲自然曰萬里之外嚮師得度世之道故來求受上法以度耳非他求也承禎以女真罕傳上法恐泄慢大道但唯諾而已復經逾歲月自然乃歎曰明師未錄無乃命也每登玉霄峰卽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人間恐無可師者於是告別承禎言去遊蓬萊聲捨

資裝布衣絕粒挈一席以投於海泛於波上適新羅船見之就載及登船數日但見海水碧色日落則遠浪相蹙陰火連天船在火焰中行逾年船爲風飄入一色水如墨又一色水如粉又一色水如朱又一色水黃若硫黃氣忽風轉船乃投易澳中有山日照如金色亦有草樹香霧走獸與禽皆黃色船人俱上山見石無大小悉是硫黃賈客遽棄別貨盡載其石凡經四色水每過一水皆三虔敬終五晝夜風帆所適莫知遠近復行月餘又橫風所飄海人惶惑舟人恐懼遙見水上湧出大山上列紅旗千餘面海師言是

鯨魚揚鬣又晴天忽見氣直上高百餘里倘若暴風雨此魚腦有井噓吸則氣出如此復見海人怪獸鬼神千態萬狀自然乃焚香想蓬萊禱祝須臾俄到一山見林木花鳥煙嵐若春海師登山望有屋舍人家甚衆自然謂曰豈非仙山也而海師言船人可登山歇泊以候風便俄而人皆登山散遊而自然獨遊一處有道士數人侍者皆青衣有樹風動如金石聲花草香薰人徹骨綵鸞霜鶴碧雞五色犬遊於庭際中有一人花冠霞帔狀貌端美青衣引自然入虔懇禮謁道士問欲何往自然曰蓬萊尋師求度世去道士

笑曰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
仙莫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乃
良師也可以迴去俄頃風起聞海師促人登船言風
已便及揚帆又爲橫風飄三日却到台州岸自然欣
然復往天台具言其實以告承禎并謝前過承禎曰
俟擇日昇壇以度於是傳授上清法後却歸蜀止貞
元年中白日上昇而去節度使韋臯奏之

裴玄靜

裴氏道名玄靜緱氏縣令昇之女鄆縣尉李言妻也
幼而聰慧母以詩書示之覽皆誦之不忘及笄以婦

功容自飾而情迴然好道請於父母置於一靜室披
戴父母亦崇道深念許之日以香火瞻禮道像以女
使伴之必逐於外處獨居若別有女伴言話父母窺
之復不見人詰之堅不言潔思閒淡雖骨肉常面拘
之以禮無慢容及年二十父母欲歸於李言聞之深
以爲不可唯願入道修真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女
生有歸是爲禮婦時不可失禮不可虧儻入道是畢
世無所歸也南嶽魏夫人亦從人棄嗣後爲上仙遂
逼之以適李言婦禮臻備未一月間告於李言以素
修道神人不許爲君妻請絕俗李言亦早慕道聞妻

之言甚異乃獨居靜室焚修夜中聞言笑聲李言稍疑之未敢驚乃壁隙窺之見光明滿室聞異香芬馥有二女子年可十七八鳳髻霓裳姿態宛麗侍女數人皆雲鬟綃服綽約在側玄靜與二女子言談李言異之而退及旦問於玄靜曰有之此崑崙仙侶相省上仙已知君窺以術止之而君未覺更來慎勿窺也恐君爲靈官所責然玄靜與君宿緣甚薄非久在人間道君念君後嗣未立候上仙來當爲言之後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室經年復降送一兒與李言此君之女也玄靜卽當去矣三日有五雲盤旋仙女奏樂

白鳳載玄靜昇天向西北而去

戚逍遙

戚氏道名逍遙冀州南宮人也父教授生徒以自資而逍遙十餘歲情頗清澹不爲兒戲有好道心父母亦知之常行陰德於人而父以女誠授於逍遙覽之曰此常人之事耳遂取老子仙經誦之不輟及笄媒氏詣其家聞之以爲不祥迨二十歲父母以適同邑薊潯耕織之家而舅姑嚴酷責之以蠶農怠惰而逍遙晨暮以齋潔修淨爲事殊不以生計在意薊潯亦屢責之逍遙白舅姑請退返於父母家及父母家亦

逼迴於是不能爲塵俗事願獨居靜室修道以資
舅姑薊溥與父母俱有他疑乃棄之於一室而逍遙
但以香水爲絕食靜想自歌曰笑看滄海欲成塵王
母花前別衆真千載却歸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人
薊溥家及隣里悉以爲妖狂夜聞室內有人言語聲
及曉見獨坐亦不驚又三日晨起舉家聞屋裂如雷
但見所服衣履在室內仰視半天有雲霞烟靄煥赫
鸞鶴飛鳴復有仙樂香輶綵仗羅列逍遙與衆仙俱
在雲中歷歷言分別言語薊溥馳報逍遙父母到猶
見之邑郭之人咸奔觀望無不驚歎

源古

正本

抄

續仙傳卷上終

虞山毛晉訂正

